

# 这片田园成了我的家园

讲述人 王陆良

我是王陆良,是一个种田卖米的,我在吴兴区埭溪镇经营着一家“璞心家庭农场”。

在远离闹市的山林间,我种起了稻谷,在依山傍水、白鹭纷飞的土地上,建立起这片相对独立的生态田园,回归农场,回归初心,做一名纯粹的农民。



## 播种

曾经,我在老家织里从事服装辅料批发。十一年前,我转行做农业,想着简单地做点事,过上简单的生活。

忆起孩童时跟着爸妈到田间,爸妈在劳作,我在一边玩耍,一个人玩累了,就睡在田埂上。直到今天,我很怀念那种感觉,天是蓝蓝的,空气是清新的。因此,我喜欢土地,喜欢它的厚重踏实。家里的老人常说,只有懒人,没有懒地,这些美好记忆和感受或许是我做农业的初衷吧。

开办一家自然农场,是我的梦想。那时候,在国家土地流转政策的支持下,我在吴兴区埭溪镇老虎潭水库下游承包了300多亩稻田,成了一名种田人。

农场名“璞心”,取“璞虽有瑕,贵在真实”之意。自然农场就是,这块地本来适合种什么就继续让它种什么。我们不应该过多去改变土地,而是去随顺它。

种子是作物生命的传承和延续,也是粮食安全的根基。作为一个自然农场,我们在有老种子的情况下优先采用老

种。农场的稻田不施化肥、不打农药、人工除草,连有机体系里的生物菌肥、生物制剂也都不用,尽全力复原传统自然农耕方式。

弯腰、插秧,播种、收割,每一道工序都采用人工方式种植。因此,水稻亩产量非常低,每次收成平均不到200公斤,但是浓缩了天地万物精华和辛勤汗水的稻米,品质却很好。只有纯净的土壤和完整的生态链,才能让农田保持生态平衡。而耕耘,则意味着踏实和希望。

起初那几年,自产自销这条路并不好走,“璞心”都是亏本的。有时候感到难,是因为觉得对不住父母妻儿。对于做农业这件事,我从未感觉有多难,深知有所求,势必有所受。

有一次,我问当时才9岁的女儿小希,爸爸能不能做好这件事?她很笃定地对我说:“爸爸,我从来没看到你懈怠过、颓废过,你比《平凡的世界》里的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更勇敢。”小希的这番话,让我又有了动力。

农场还种了一些蔬菜、莲藕、杂粮等农产品,多数也是老种子。待到稻子金黄时节,麻雀会成群结队,村民的鸭子和山羊也会偶尔光临,大快朵颐。生于天地间,所有的生物都是有缘的孩子。



## 收获

除了种田,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,就是卖米。我要让“璞心”活下来,活好。

因为不懂农业,我们走了很多弯路。农业真的不是比谁聪明,而是比谁稳健。就像老话说的,财不入急门。

一粒米就是一个微笑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们开始做米食的深加工。2017年,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,农村的电商市场发展越来越好,物流行业也迅速发展,“璞心”生产的农产品得以快速送达消费者手中。

自然种植的大米受到了崇尚健康饮食的都市人的喜爱。作为生产者,我们与消费者实现了共建、共有、共享。我们的消费群体来自北上广等大城市,他们有些人成为了“璞心”的“谷东”,就像网上的会员一样。我们老实种,他们安心吃。我们会定期把稻谷碾成米,快递邮寄给他们。我们也常常收到客人送来的礼物。我常常感叹,生产者与消费者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,她是新时代的一种共融关系。

慢慢地,“璞心”在自然农业的圈子里有了一些名气,2018年还上了《舌尖上的中国3》。节目播出后,我的微信就爆了,甚至一天有200多人加我好友。这些人中,有的想来农场参观,有的想来打卡,更多的人想买农场的自然农产品。

《舌尖上的中国3》对农场有一个很大的推动,我在收获更多关注和帮助的同时,也多了一份压力和责任。是时我觉得,不论怎样,做真实的“璞心”就好。我还是那个种田卖米的



王陆良。

经过10多年的沉淀,“璞心”有了自己的“朋友圈”。每年,有不少孩子来到“璞心”,吃住在农场,还和农民伯伯们一起干活。他们在这里体验种植的乐趣,也分享着丰收的喜悦。

插秧、耘田、收割、碾米、发货……在农场,家人都会直接参与整个生产劳动过程。一家人在一起劳作,就是朴素的幸福。妻子在生完儿子米宝后,也全身心参与到农场的运作中来。当年,她支持我转行做农业是基于夫妻感情,而现在,她早已把自己融入,乐在其中。对我来说,她就是和我并肩战斗的战友。

做农业是我做得最久的一个行业,我相信应该会做一辈子……未来,我依然是种田、卖米,但这里已不仅是一片田园,也是我的家园。

记者 俞黎新 整理 施莉娜 摄

